

● 少儿迷你丛书

KE HUAN XIAO SHUO XUAN

科幻小说选

● 余俊雄 编

● 农村读物出版社



· 少儿迷你丛书 ·

科幻小说选

余俊雄 编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· 少儿迷你丛书 ·

科幻小说选

余俊雄编

责任编辑 刘 宁

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(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100026)

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 三河永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 6.5

字 数 146千

版 次 1993年5月第1版 1998年1月河北第3次印刷

印 数 13 121—18 120册

书 号 ISBN 7-5048-2284-1/G·646

定 价 6.80元

(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女排七号	郑文光	1
无线电光	王晓达	8
玫瑰花儿在歌唱	魏雅华	22
魔水	宗介华	33
追捕机器人	李毓佩	40
琼岛仙踪	迟 方	51
怪声	冷兆和	60
永远的孙子	冯中平	63
太空聊斋	吴 岩	66
绝妙发现	达世新	71
海湾谍影	杨向红	76
活人和死人的眼睛	杨向红	85
魔鬼城的奇遇	俊 雄	92
空中牧歌	余 音	105
怪黑板	树 森	109
宝葫芦	树 森	116
小机器人卡比	王和平	120
黑鸟	焦国力	131
死心眼的机器人	程 志	137

机器蝉	冯献成	144
神奇的康乐椅	许延风	150
怪笑	海子	159
乡愁	舒明武	169
明天轮到你.....	杨鹏	177
小屋	杨鹏	180
神奇的一天	于维国	183
不吃饭的秘密	星河	190
梦	崔玉平	194
变心的机器人	(台湾)黄海	198

女排七号

郑文光

星期天一大早，同院的马小哲就把我喊醒了：“走啊，小全，看排球去——八一女排对青年女排的表演赛。”

他手里扬着两张蓝色的票子，就像两只美丽的小蝴蝶在我头上翩翩起舞。我推开他的手：

“去，去！我昨晚看的决赛！三比一，青年队输得一塌糊涂，还表演什么！”

马小哲硬是把我揪起来，笑嘻嘻地说：

“今天是表——演——赛！懂吗？听说有个什么7号，昨天没上场，今天要露一手啦。”

“去，去，什么好手！决赛中不拿出来，这会儿还表演什么呀？”

不过我还是起了床。我倒不是希图看什么表演赛，而是一看，太阳已经晒在窗棂上了。

就着我吃早饭的功夫，马小哲凑在我耳朵边，神秘地说：

“你猜这两张票是怎么来的？是我爸爸

的老朋友‘王工’派人捎来的，说这个女排7号呀，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呱呱叫的好手……”

“什么‘王工’？”

“就是王工程师呗。你见过的，常到我们家来，就那个，那个高高的……”

我打断了他的话说：“他不是个电子工程师吗？他怎么会培养排球运动员？”

我这几个连珠炮般的问题把马小哲打得晕头转向。可我自己，也激起了好奇心。“走，”我把碗筷一推，披上衣服，说：“看看你的女排7号去！”

表演赛还没开始，观众席可都差不多坐满了。双方运动员也已经进场，正练球呢。可是我来回看了半天，也只看见青年队仅有五个人：2、3、4、5、6号。那个大名鼎鼎的7号在哪儿呢？

还是马小哲眼尖，指点着：

“喏，在那边，你看，‘王工’正给她说什么呢！”

“去你的吧！‘王工’又不是排球教练，比赛前要他说道什么呀？”

但是马小哲并没有说错，那个戴眼镜、头发灰白、又瘦又高的不正是王工程师吗？一个样子十分严肃的短发姑娘坐在他旁边，她的脊背斜对着我们，正是7号。

这是个什么宝贝7号？有这么大能耐？为什么昨晚决赛时不上场？我正胡思乱想呢，球赛开始了。正好是7号头一个发球。她左手把球向上抛，右手轻轻一击，球就到了对方阵地方。这种发球，太一般了，也没有什么出色的。再细看这个女球员，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起眼地方。个头、体格跟别的运动员也差不多，只是一双眼睛特别大，又黑又亮。

唔，我们等着瞧吧。

八一女队立刻组织进攻，二传之后，一个猛扣，但是叫青年女队封住了网。好，又组织进攻，这次是小快板，球擦着青年队5号的手指尖儿滑出界外，眼看要落地了，却想不到7号猛地往前一蹿，来一个漂亮的鱼跃，硬是把离地面只差半米的球一挑，挑到对方阵地上。

满场的这个掌声啊！……这个7号的确不凡！刚才那个界外球，离她的站位足足有七、八米远呢，谁也没看清她是怎么蹿过去的。而且，球一救起，她马上一个鲤鱼打挺，又回到自己的原位置上了。她的脸部，一点表情也没有，似乎满场的掌声、喝彩声跟她毫无关系似的。只有那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始终盯着球儿转。

“不错吧？”马小哲凑到我耳朵边说：“这7号……”

我只得承认，这个运动员的确不同寻常。但是我总在纳闷，这位女排7号为什么不参加决赛呢？

青年队的发球权还是丢掉了，因为2号“持球”。

现在是八一队发球，球发得漂亮，是一种所谓飘球，直蹦上老高老高的，然后飘飘落下。接这种球，一不当心就“持球”。但是这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：青年女排的五个队员蓦地散开了，站在后排的7号，竟然在离网足足有三米远的地方跃起直接扣球，力气又那么大。球在网的上部被绊了一下，终于滚过去了。

又是满场的掌声！这一手，太漂亮了。

人声嘈杂，大家都在议论，都在夸这个7号，这是一个反应多么灵活而又臂力过人的运动员啊，男排中这样的运动员也是少有的。

青年队已经得了七分，可是八一队只得到一分，还是赢

在青年队5号把球扣到界外去的。总而言之，八一队没有赢一个球——我说赢球，是指靠自己进攻得分的。靠对方的失误，不算在内。

马小哲也看出门道了，他悄悄说：“无论什么球，落到7号手里，都丢不了。”

等到7号上了前排，那就更清楚了，对方任何扣球，撞到她那双大手板上，就像撞到一堵墙上那样，立刻就被稳稳弹回去。有一回，八一队队员做了个要扣球的假动作，却轻轻把球向上一挑，球儿眼看就要落在7号的头上了，却不承想她稍稍把脑袋一歪，使劲儿把这球反扣过去，又得一分。

“真了不起，啊，了不起！”马小哲看得呆了，一个劲儿说。我隔壁一个老球迷模样的大叔看得眼都发直了，他嚷了起来：“我看了三十年排球啦，没见过这样棒的运动员！”

第一局青年队赢了：15：3。

第二局八一队也不见得好一点儿。它换上几个一米九的队员，扣球就像从头顶上往下压，青年队别的队员都拦不住网了，但是那个7号啊，她不管在什么位置上，都能顺顺当当地把球救起。而且奇怪的是，她救起的球，从来不传给自己人，而是稳稳当当地直接送到对方阵地上。

“唔，这里边一定有点什么古怪地方。”我在想。“没准这个7号是青年队打哪儿借来的，她还不大愿意跟别的队员合作哩。”

我越想，越觉得自己猜得正确。在我看来，借一个别队的队员来为自己赢球，那是很不光彩的，哪怕是“表演赛”。可是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疑团：排球联赛中，什么队有这么一个运动员却不肯拿出来呀？这个7号啊，莫非是……从月亮上来的？

我正想着，却没看清楚一个球：它经过八一队一个球员猛扣，斜落在青年队一方的界线上。7号正立在旁边，但是她却十分反常，本来一伸手就可以托起来的，但是她不。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看球落下去。

主裁判判八一队得分，但是副裁判反对了：“界外球！”

于是宣布暂停，观众也争执起来了。有的说是界外球，有的说它正好压在界线上，两个裁判凑在一起讨论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这时只见王工程师走进场来把7号带走了。我猜想青年队要换人。可是一把7号换下去，她们准得输。我们正议论得热烈呢，主裁判吹哨子了，然后在扩音器里说：“观众同志们请安静，马上要放映刚才这球的慢动作电影……”

说放就放，场上电灯暗下来了。在记分牌旁，本来就有一块雪白的墙壁，电影就放映在上面。

八一队那个一米九的队员紧紧抿着嘴唇，慢慢腾空，手在网上差不多一米的高处压下去，球斜斜地往下飘了。因为是慢动作，看得特别清楚，这球快要落到地上了，但是当它贴到地面时，果然是界外球，但离界线大约只有两厘米。

电影就在这停住了，仿佛一幅大幻灯片，全场都看清楚了。

“界外球！”主裁判通过扩音器用洪亮的声音说。“我刚才错判了。”

满场又鼓起掌来，这次是为裁判勇于改正错误鼓掌。本来嘛，只差两厘米，眼力再好的，也不容易看清，要不是有电影为证，这场争执不知怎么了结呢。

体育馆的大厅里又透亮了。

比赛重新开始，7号却不出来了。换了1号上场。

几乎是全场观众都喊起来：“要7号，7号，7号！”

叫喊声变成有节奏的合唱。只有坐在我旁边的球迷大叔疑惑地说：“电影是谁拍的呢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，有摄影师！”马小哲嚷嚷道。

“用望远镜头拍的，要不，电视怎么转播？”我补充说。

“那末，”那个球迷大叔又问。“从什么角度拍的？你们想，7号离开那个球还不到一米远，为什么电影拍不到她？而且，按角度说……”

我明白了，按刚才电影的角度，7号正好挡住落下的球。

这个新发现使我非常激动。

“除非，”球迷大叔迟迟疑疑地说，“除非电影是7号自己拍的。”

“哪有这样的事！”马小哲喊起来，“一边打球，一边还拿个摄影机！”

想必马小哲这话嗓门太大了——他一向是大嗓门儿，要不就是观众里很多人也这样想。球赛又暂停了，只听见扩音器里响着：

“请观众同志们安静！现在我们休息十五分钟，请王家谋工程师讲讲女排7号的秘密！”

球场变成了讲演厅。只见王工程师又把7号领出来了，到会场中间，他叫7号立着，捧着她的头拧呀拧的，竟然把头拧下来了，露出许多电线、晶体片和其他说不上是什么零件。噢，原来是一架机器人！

这年头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电子计算机已经不稀罕了。也有一些简单的机器人，例如会下棋或开汽车的自动机器。但是这儿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一个身手矫捷的运动员！

王工程师又把手伸到机器人眼窝里一掏，掏出一个小小

的圆盒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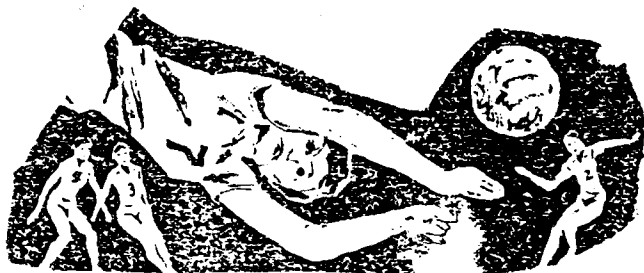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就是自动拍摄的电影！每个球的飞行路线都记录下来，而且它自己就立刻作出怎么接，怎么拦，或者让它自动出界。这样的运动员是万无一失的！”

噢，我明白了，为什么昨晚的决赛不使用这个7号，这是一个机器人呐，能够用机器人上场来赢人家吗？

王工程师好像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似的：

“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制造一个运动员——这样的运动员一点用途也没有。用来赛球，赢了也不能算数。这次主要是一次试验，看看机器人能否在瞬息万变的球赛中发挥作用。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她没有丢过一个球。”王工程师又把机器人脑袋拧上，装上眼珠，说：“这个机器人，只要改变发给它的指令，它就可以担当别的角色，例如驾驶宇宙飞船，潜入海底，或者进入没有一个消防员能够进入的烈火中救人，在边防军队难生活的风雪高山哨所里值勤，等等。总之，人类可以让它到达人类不便于到达的地方；让它去干人类不适合干的事……”

王工程师的讲话被欢呼雷动的掌声打断了，比刚才看女排7号的表演还要热烈，还要激动人心。



无线电光

王晓达

“草原”怪人

晚上做完作业才发现，我的一串钥匙丢了。那几把开家中房门和书箱的都不太要紧，可是今天才交给我的教室门钥匙也在里面，真急死人！明天第一节课，我这物理课代表要提前去装实验仪器，挂图，进不了门可怎么办？

丢在哪里呢？多半是在“草原”上。下午足球比赛，我守球门，鱼跃救险，左滚右翻……

我拿了手电，一溜烟地跑了出去。

“草原”在铁路外面，是郊区乳牛场的牧草地，平坦开阔，我们球队的“小足球赛”经常在那里举行。铁路是这里城乡分界，铁路外面就是一片茫茫田野。现在，天空阴云密布既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漆黑漆黑的，田野在朦朦夜雾中显得格外朦胧幽黑。阵阵凉飕飕的秋风，再加上此起彼伏的秋虫在鸣叫，使这黑黝黝的广阔田野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。公路旁的白杨和田间的柳树、树丛，仿佛成了一个个披

头散发的巨人，正在张牙舞爪；散布的农舍，灯火星星点点，又像一群群伏地怪兽，正在虎视眈眈……我被镇住了，脚下沉甸甸的，几乎要挪不动了。手电光柱周围的黑暗，显得更加凝重，一阵冷风吹来，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

“胆小鬼！怕什么？还是初中生呢！”我骂了自己两句，头一抬，吹起了口哨，脚步逐渐轻快起来。顺着乳牛场矮墙边的小路拐进去，穿过前面桑树丛就是“草原”了，可是草地上乌漆墨黑，小小的一串钥匙能找到吗？“咦？”这小路边地上亮闪闪的是什么呢？是钥匙吗？我跑过去，打开了手电。唉！一个银白色的金属片。我拣起来细看，光滑、滚圆、透亮，挺好玩的。我拿在手中抛了几下，就装进了口袋。

刚要走出桑树丛，突然看到前面黑呼呼的草地上有个人影，把我惊得差点叫出声来。漆黑的夜晚，旷野孤坟草地，怎么会冒出个人来？难道也来找东西？可是怎么连手电也不打？是坏人搞破坏？是到这里来接头、交情报？问号一个个在我脑中升了起来，我屏气凝神地缩在桑树浓密的荫影里，瞪大眼睛，竭力想看清这模模糊糊的人影究竟在干什么。

“呜！呜——”一列火车开过来了，在拐弯时明亮的车灯对田野进行了一次光的扫射，正好让我“借光”看清了这人在干什么。

真是怪事！他正向空中抛撒东西，待这些银光闪烁的东西散落后，就低头去寻觅。火车开走了，草地显得更加黑沉，但他把地下拣起来的東西又抛撒开了。这稀奇古怪的行动，看来不像什么间谍、特务，可也实在令人莫名其妙。我张望着，警惕性已被好奇心所代替，几乎忘了自己是来找钥匙的了。

“哈哈！小朋友，你躲在那里干什么？”朦朦胧胧黑影忽

然站住说起话来了，明显是在对我说。我不由一阵紧张，身子直往树后缩。谁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呢？

“嘿，怕什么？我们认识一下吧！”黑影径直向我走来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猛地打开手电，一道光柱向他射去。

这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，穿着件口袋鼓鼓囊囊的灰大衣，正笑眯眯地向我走来。他中等身材，脸色白皙，深色的长裤皱巴巴的，穿着一双沾满泥灰的皮鞋，一切都平平常常。要说特点的话，就是那副眼镜似乎大了点，几乎遮住了半个脸。

“这么晚了，到这里有什么事吗？”他的和颜悦色使我不再存戒心了。

“喔，找钥匙。丢在哪里？”他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反问，眼睛忽然盯着我口袋看了一眼，脸上微微一笑。

“可能在球门那边。”

“球门！？嗯，那边有两堆石块，就是你们的球门吧？来，我们去找找看。”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转身在我前面向草地走去。夜晚的“草原”简直变了样，草好像比白天更深，地也没有白天平，连方位都转了向。我的手电东一下西一下地乱照，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，跌跌撞撞。可是他在这乌漆墨黑的草地上走得很自在，根本不向我“借光”，很快就找到了“球门”。

“就在这周围吧？”他不等我回答就踱开了。我奇怪地望着他，心中暗自嘀咕：在这茂密的草丛中找钥匙，白天也不容易，现在天黑地暗，不用手电怎么找呢？这人真怪。

“这是你的钥匙吗？”还没待我嘀咕完，他在不远的一丛草中拿起了一串钥匙。我赶紧打着手电跑过去，一看果然就是我遗失的那串钥匙！我不禁高兴得跳了起来，不住地说

道：

“就是，就是我的钥匙！谢谢！谢谢！”

“谢什么？你不是也帮我拣了东西吗？”

“我帮你拣了东西？”我十分奇怪。

“和这个一样的小金属圆片。”他从口袋中拿出了一个金属片给我看，和我在小路旁捡到的那个金属片一个样。

“是这个吗？”我不好意思地摸出了小金属片，脸胀得绯红，心中又嘀咕了，他怎么知道的？

“该我谢谢你了，小朋友。天快下雨了，快回家吧！”他亲切地对我说，眼镜在黑暗中亮晶晶地一闪一闪。

“叔叔，你还不走？你在……”我很感激他，但又十分好奇，有一连串的问题想问问清楚。他在草地上干什么？怎么在黑暗中一下把钥匙找到了？又是怎么知道我捡了东西？但又不好意思开口，说话就有点吞吞吐吐。他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，没待我说完就说道：

“小家伙，今天太晚了，你有兴趣，星期六晚上来找我。我是青松中学的物理老师，姓刘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学校的？”

“我叫丁一，十三中初二。刘老师，我是物理课代表，你还不，我……”我还想磨蹭。

“快回去吧，你看天快下雨了，我还有事。”他转身走开了。我只好往回走，回头影影绰绰看到，他又把一把金属片往空中抛去，叮叮当地落到草地上。真是怪人！

隔 墙 有 眼

星期六回家就催妈妈做晚饭，可是特意给我炒的木须肉我只夹了两筷子，看了看钟，放下饭碗就要走。妈妈追着问

我：

“什么事这么着急？你今天不是要给爸爸写信？晚上是电视系列片《水浒》……”

“我有事到青松中学去……”我说着，已走出了家门。只听到妈妈大声地叫：“早点回来！”

青松中学的老传达听我说找刘老师，咧嘴笑了一下，比划着告诉我：

“到他实验室去找，准在那里。这个刘老师……”说时又是点头又是摇头，“靠墙的那间平房就是他的实验室。”

穿过一小片郁郁葱葱散发着清香的松林，就看到一间矮矮的小平房，映着夕阳倚墙而立。房顶上立着根很高的、奇形怪状的天线——像只倒扣的篮子，又伸出了七八对张牙舞爪的“触角”。小房门关得紧紧的，连窗户都没有一个。这算什么实验室？我们学样放扫帚、锄头的库房也比这强，是不是找错了地方？我还在疑惑，小门咿呀一声开了。

“怎么不进来啊？我以为你忘了呢！”刘老师站在门口招呼我，还是戴着那副遮了半个脸的大眼镜。

“刘老师，我来了。”我恭恭敬敬地回答，但心中有点纳闷，我还没敲门，他怎么知道我来了呢？这房子窗户也没有，里面是看不见外面的。

“嘿嘿，还挺有礼貌呢。来，进来坐。”他笑咪咪地对我招招手。我走进门，第一个印象就是这屋子真黑，借门口投进的夕阳余晖，勉强看得见里面摆满了仪器设备。中间有一张大工作台，上面除了一些工具及无线电元件外，还有不少杂七杂八的东西：有搪瓷碗、塑料瓶、玻璃杯，有机器零件、镜子、图书，还有木板、砖瓦、水泥块、橡胶轮、塑料管、钢盘，中间还放着一个穿着衣服的洋娃娃和一只吹气熊